

## 重走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抗战之路(五)

涅河之畔鼓斗志

李左



马牧村老爷庙  
当年八路军反围攻作战动员大会会址 赫雪廷 供图

2025年的一个夏日，耄耋老人郝三保站在阳光里，细细讲述80多年前发生在武乡涅河之畔一段惊心动魄的转战往事。那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似乎还响彻在耳边。

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八路军部队经常因为战略需要而随时转移、紧急行军。那几年间，武乡涅河之畔的行军步履一直匆匆又匆匆。

1938年3月31日，八路军第129师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响堂铺地区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杀敌众多。在缴获的包裹里，战士们发现了日军某参谋长亲自签发出来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共军猖獗，四月上旬，将由潞安以北四百华里内施以痛剿……”这一重要情报立即被逐级上报给部队首长。

于是，一封“三A级绝密”电报出现在八路军总部首长朱德的案头。当时，八路军总部正驻扎在沁县小东岭村，距离武乡涅河几十里之遥。

紧接着，又收到129师缴获的一幅日军作战地图，上面画有九个箭头，每个箭头后面标着部队番号。这就是日军的恶毒计划——对我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晋东南地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发动九路围攻。

面对紧急的“九路围攻”，朱德总司令下达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指示，并且命令部队马上转移。

因为小东岭村距离白（圭）晋（城）公路非常近，而这条白晋公路是日军进攻沁县、武乡的主要通道，一旦日军突破我军防线，八路军总部势必遭受重创。所以，权衡利弊后，决定移师武乡。

虽然当时的武乡县正处于日军九路围攻的核心区域，但是这里有许多优越条件——大山环绕，进可攻，退可守；群众基础好，党员多，觉悟高。反围攻大战又迫在眉睫，这里自然是首选的指挥中枢地带。

根据朱总司令指示，总部后勤科张科长带领侦察参谋、后勤干事等一行人，提前来武乡选择驻扎地。张科长等人翻过檀山进入武乡界内，来到了涅河北岸的马牧村。

大山隘口的马牧村地形隐秘，又与周边的寨上、西里庄、西河等村落遥相呼应，是一个较妥当的驻扎地。

4月10日，八路军总部打点行装，从沁县小东岭村向武乡马牧村转移。经过六七个半小时的长途行军，辗转30多公里，天近傍晚，终于落脚马牧村。

村里的党员干部早已在村口接应。按照事先的安排，总部机关驻扎在村民郝元宪家，通信员们迅速在院内拉起电话线，紧张的气氛顿时弥漫开来。士兵们则被分散开来安顿。

4月11日上午，朱德等人来到河滩中的老爷庙。看到殿中关云长的塑像，

说：“关老爷义薄云天，我们八路军也要为民除难。下午，我们就在此地召开反围攻作战动员大会！”

当时，马牧村人口500多人，都居住在靠北的山梁方向，涅河边上大片的空旷田野成为一个极佳的会场。

下午时分，八路军战士们齐聚老爷庙前的河滩里，列队整齐。朱总司令站在庙宇的高台上进行讲话，讲到高昂处掌声雷动。

会场气氛热烈，连远处玩耍的孩子们也忍不住朝这边不停张望。其中，就有一个叫作郝二保的孩子。没想到傍晚时分，这群人却来到了他家。

母亲拉着郝二保站在院子里不知所措，这么多陌生人让她觉得害怕。

“大嫂，你好。我们是八路军，我们的士兵需要每天出操，你家的院子很大，能不能每天早上让我们跑操呢？”部队的带头人边说边比画动作。

听明白来意的郝二保母亲瞬间连连点头，笑容浮上了脸庞。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八路军部队就在郝二保家的院子里开始跑操。“一二一、一二一……”有力的口号声响彻四方，整齐的步伐震动着大地。

出操结束后，大家齐刷刷地排好队，带队负责人进行了短暂训话，在立正与稍息的口号中，大家训练有素地变换着姿势。

守在一旁的大嫂早端来茶壶与大碗，可是大家纷纷摇头摆手。一位士兵回头发现了光屁股的郝二保，就用大手捏了捏二保的小脸蛋，二保咧嘴一笑，仰望着高大的战士。

这一难忘的场景，一直被郝二保念念不忘。直到2024年92岁的他去世前，还时常给别人讲述这一亲历的情形。受家人拥军思想的影响，1947年出生的郝三保也默默传承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70年入党，是50多年的老党员，做了20多年的村委会主任，为老百姓踏实做事是他的原则与追求。

当郝三保站在当年八路军出操的大院子里娓娓讲述时，那些八路军战士似乎就在眼前，历史的画面鲜活起来。

1938年4月12日中午，日军的第117联队悍然占领了武乡县城，并且派出大量兵力在武乡县城附近大范围搜索八路军总部。

下午时分，涅河对岸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日军已经搜索到了距离武乡县城30里外的马牧村对岸！敌我之间，仅仅隔着一条细细的涅河！八路军总部工作人员不用望远镜，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在对面走动。日本人在山头上耀武扬威，不时地放一两声冷枪。

“传令各部，关闭电台。”朱总司令即刻下令。同时派出精锐小分队外出诱敌，假意退缩，一路把鬼子引进了“北沟”（今石北方向）。

14日凌晨，总部将士们趁着夜幕的掩护，匆匆离开马牧村。他们顺着山间小道，一路向北转移，到达了地形更为隐蔽的义门村。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 再上太行走马槽

梁志宏

中午那场大雨，在诗人们的期盼中停了。尽管天还阴着，但天色明亮了许多，下午的采风活动得以照常进行。

7月上旬，我出席在和顺县举行的第六届阳光杯诗歌大赛颁奖典礼，有机会又一次拥抱我神往的太行山。按说来过和顺多次，看过南天池、走马槽、阳曲山等著名景点，但我还是想旧地重游，在步入八秩之年，奔赴太行山完成一次有意义的行走。

两辆旅游大巴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攀山绕岭驰上了走马槽山顶。此地以唐末黄巢起义在此屯兵走马的传说而得名，更有断裂带的奇峰深壑和高山草甸吸引游客。顺着起伏的山势走去，眼界顿时开阔，诗人们兴致颇高。我说真该感谢中午那场大雨，虽然未见雨后彩虹，却绘出了峭壁峡谷间云雾缥缈神奇的画卷。几位年轻诗人以“先锋”姿态，沿峡谷一侧的小路走在前头，我和当地诗友王恩荣跟在后边，遇登高和湿滑处，恩荣便扶我一把。悬崖边有一道赭红色岩石砌筑的护墙，据说是明代长城的遗迹，抑或为黄巢起义军垒筑的护墙。可以确认的是，太行山断裂带与华北平原在此接壤，山势极为险峻，云雾半掩添了几分神秘。

从蜿蜒小路走上号称空中草原的开阔地，绿草如茵铺向天边，山风徐来，雨水已流走，脚下并不湿滑。草甸高处有一座望台，见山东诗人马启代等几位从望台下来，在交谈什么。难道是他们欲望穿历史云烟探秘黄巢起义军走马山水的真相吗？传说总是亦真亦幻，但我相信不会无中生有，史载黄巢率众从山东起义，取道河南直奔首都长安夺得天下，几年后失败，或许是黄巢部下一支人马曾散落于此避难吧。

走马槽位于太行山中段，海拔最高1400米，和顺制高点阳曲山主峰海拔也只有2058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登高并不在于山有多高，而在山峦的自然人文景观和登山者的境界与情思。王之涣《登鹳雀楼》，杜甫早年的《望岳》和晚年的《登高》，怀中起伏的是思接千里、江河入海的博大襟抱。此番我再走太行，正逢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太行山是八路军主力驻扎地和总部所在地，对抗战胜利起着“天欲坠，赖以柱其间”的重大作用。不由想起几年前登顶十字岭拜谒左权将军英灵，难忘朱德总司令题写的悼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高扬的正是中华儿女舍生取义慷慨捐躯的民族精神，也即太行精神。在和顺这片热土，我曾赴石拐镇参观八路军石拐会议纪念园，领略1937年11月八路军入晋后召开的石拐会议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的意义；也曾在阳曲山聆听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参谋主任曾仁文率部与日军激战，弹尽粮绝后全体跳崖殉国的壮举……这些都铸入了太行精神巍峨的丰碑。

八十再上太行走马槽，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壮观，吸纳太行壁立千仞与天为党的浩气，可谓不虚此行。

很多汉字词语像极了一幅幅会动的画，甚至如短视频一般精彩有趣。而且这些词语不是本身就包含有意象的名词，也不是本身就附带有动作的动词，更不是动词与名词两两搭配的动宾结构或主谓结构的词组，而是形容词。

譬如斑驳，脑海里一闪闪过这个词语，就会链接到另一个场景——一束光穿过树梢或窗棂的缝隙，落于地面，呈现出层层叠叠、细碎交错的样子，像是置身于某个温暖的夏日午后，睡意熏然，笼罩周身。

譬如婆娑，看见这个词，下意识地就觉得有风掠过树梢，撩动一头秀发。紧跟着又出来另一个词语：簌簌。花落有声，而簌簌无疑是绝妙的形容。“阑花簌簌闻歌

落，重趁拍，小婆娑。”借由明末清初词人、骈文家陈维崧的描述，得见一幅花落时节的场景，真美。

譬如迢遥，山迢遥，路迢遥，似有无数崇山峻岭、雄关险隘立于眼前，横亘于“这里”和“远方”之间，为了穿越它们，一个人背着行囊、手持竹杖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地走了很远的路。

譬如徘徊，深巷里，窗台边，院子外，一个人满怀心事，为花陶醉，为情所伤，为事所困，来来回回地踱步，是不舍，是意犹未尽，是憧憬，是希冀。

其实，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这些词语像画，像视频镜头，归根结底，是因为现实生活投射于我们心里的倒影在某时某刻发挥了作用，才会觉得它们如在眼前，那样鲜活。

潘玉毅